

一九一四年青島戰役中德國守軍的「一人空軍」

· 黃孝慈 ·

一八九八年，德國藉砲艦政策向我清廷強行租借山東半島之膠州灣，為期九十九年，成為他在遠東的海軍戰略基地。未經幾年，已將此一小小漁港開發成為一處深水港口及一座堅強堡壘。一九一四年，青島已發展成為在遠東最清潔及最現代化的城市，被譽為東方的里維耶拉（位於法國東南，義大利西北，瀕臨地中海之著名勝地）。

干邑·普勒肖，海軍上尉，是德皇威廉時代的一位飛行員。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至十一月間，日英聯軍進攻青島時，單機對抗敵方之「一人空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空戰英雄們，如：馬克斯·英麥曼、奧斯華·波拉克、艾德華·封·希利茲、赫爾曼·戈林及曼斯斐·封·厲希霍芬等人，均名列史冊。但隱藏在遠東戰場上鮮為人知的一位英雄，面對強敵，孤軍奮戰，以單機長期對抗入侵的日軍九架海陸軍戰機，創下六次擺脫敵機的攔截；五次在敵方猛烈的砲火中達成偵察任務，以及在不确定情況下擊落敵機一架的輝煌紀錄。此人即是年方二十九歲的普氏。

一九一四年六月初，兩位德軍飛行員銜命前往青島籌組海軍即將成立的飛行偵巡小組。一位是陸戰隊的弗瑞吉·慕勒斯基上尉，另一位則是普氏，還有一位奧圖·林尼可先生。林氏在不久之前駕駛姆普勒式飛機，打破法國人所創之一萬五千九百英尺之世界高空紀錄。他們三人取道俄境西伯利亞鐵路火車東來，所裝備的兩架姆普勒式飛機，由廠方交由海運前去青島。

抵達青島後，普氏為尋覓飛機起落場地，在營

外賃屋居住。不久發現一處臺地，三面環繞山崖，中間一塊平坦草地可資利用，當他親往現場勘察時，方知其為德軍要塞區。草場三邊山崖下均築有堅強工事，南面面對海岸突出匯泉的四座大型堡壘，裝有三十三門一百五十至兩百八十公釐口徑之海岸砲，另有五十門三十七至一百零五公釐口徑之移動式火砲，形成一處絕佳的保護屏障。在取得當局同意使用後，即行規畫。在草場上修建一條長兩百一十五英尺、寬六十英尺之飛機起降跑道，以及兩座機棚，供姆普勒式及兩具繫留偵察氣球停放及維修使用。

七月十五日，兩架姆普勒式飛機運到，普氏親自參加組裝工作，第一架完成後，普氏駕駛試飛。在青島上空飛行時，由於發動機聲驚動了上百的好奇市民翹首仰望，當他準備降落時，略覺緊張，蓋未曾料到機場周邊竟然如此狹小，加上四周圍觀的民眾聚集，愈增落地困難。縱使如此，仍鼓足勇氣、聚精會神降低高度，從容的飛越聚集觀眾上空兩次，做了一個完美的安全落地。此一次出現在青島天空的飛行，一夕間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且獲當地人們尊稱他為「青島龍王」，以示欽佩。

七月三十一日，第二架姆普勒式機組裝完成，由慕勒上尉試飛，當時天色已晚，普氏勸其延至明日，未被接納。當飛機離地後，上升至一百六十英尺高度時，岸邊突然吹起一股向上的陣風，使機頭驟然上仰，失托下墜，慕氏改正不及，觸地失事，飛機全燬。慕氏全身骨折，身受重傷。

三天後，普氏駕駛機作地形熟諳飛行，包括嶗山灣內陡峭的山峰地區，然後沿著海岸以五千英尺高度飛返。因天候不佳及發動機頻出狀況，普氏隨時準備緊急迫降。所幸距離基地不遠，為保全珍貴之發動機，當飛機進場時，普氏拉高機頭減低機速，因此無法目視地面，控制落地高度，以致造成飛機重重落地，滾行不遠，機輪觸及水溝，飛機拿了大頂，機身及機翼鋼架彎曲變形，包皮蒙布支離破碎，螺旋槳折斷，所幸發動機未受波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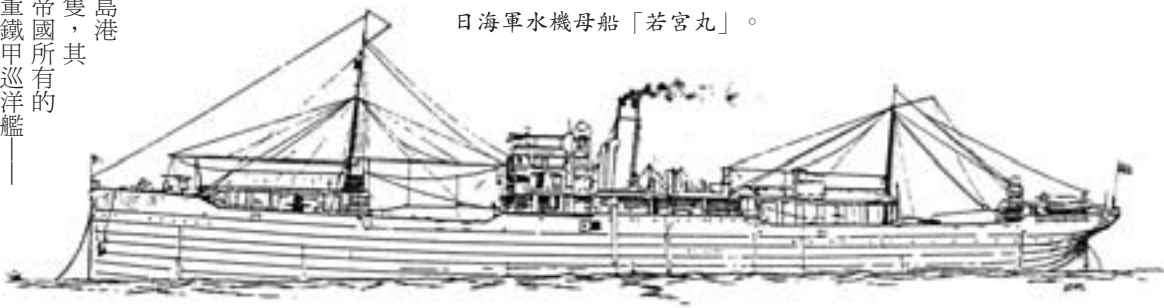
受損飛機交由青島船塢公司派員整修，但螺旋槳必須換用新品。然隨同姆普勒式飛機前來的五具備分螺

旋槳，在運輸途中因受海水浸蝕及日光曝曬，均已脫膠變形，不堪使用。如欲向原廠申購，緩不濟急。為爭取時效，僅能在這些廢品中擇取一具情況較好者做為樣品，覓請當地經驗豐富，技藝精巧之木工，以乾燥橡木片施以上好黏膠黏合之材料，以精細手工製作完成七具。當此機修復之際，八月四日傳來令人震驚消息，英國已對德宣戰；其東方盟友日本之動向如何，費人猜疑。

此時青島總督阿弗萊·封·梅耶氏德氏，宣布青島進入戰爭狀態，除號召亞洲德人動員，並隨即撤離外國居民，以及加強戰備。輕巡洋艦艾姆登號奉召出海加入格拉夫·斯比上將所統帥的艦隊，前往南太平洋作戰。留在青島港內的僅有四艘老舊船隻，其中最大的一艘是奧匈帝國所有的五千三百三十噸的古董鐵甲巡洋艦——凱薩琳·伊莉莎白號。所幸德軍陸上火砲犀利，工事堅強，足以彌補艦隊戰力之不足。

當普氏試飛此一修復之姆普勒式飛機時，發現自製之螺旋槳無法達到預期功效，難以搭載同乘人員；且在每次飛行後，槳葉葉片出現部分細微裂紋，顯然

日海軍水機母船「若宮丸」。



係材質黏合黏度不足，必須以漿葉表層加敷黏劑塗料，並以膠帶網補強後始可應用。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照會德國，青島當局必須在九月十五日前無條件投降。未及一週，柏林下達指令：「防衛青島，奮戰到底。」並令全亞洲各處德軍齊聚青島，全力抵抗。援軍中有遠自泰國而來的，最後到達軍官七十六員，士兵一千四百名，連同原有駐軍共計四千五百七十四人。他們無懼日英聯軍六萬強敵壓境，抱定守土衛疆之死守決心。平時青島軍民共約六萬五千餘人，戰爭前夕約兩萬五千歐裔居民均已撤退，德籍婦孺大舉逃往華界中立地區，僅有婦女二十餘人志願留下擔任護理工作。此刻青島對外之橋梁、鐵路均自行破壞，並在沿海水域布雷兩百六十四枚。

八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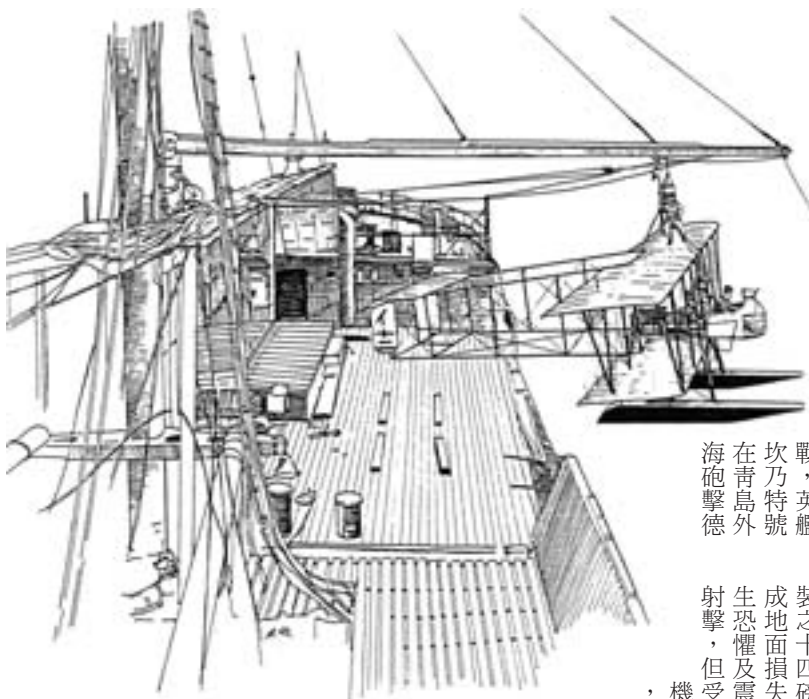
，日本對德正式宣

戰，英艦

坎乃特號

在青島外

海砲擊德



「若宮丸」艦上所搭載之法製毛理斯·法曼水機之作業情形。

驅逐艦Seydlitz。二十七日，日本艦隊大批出動上

自主力艦，下至魚雷艇大小共計九十五艘船隻，全面封鎖青島；另有英主力艦光榮號率驅逐艦多艘、醫院船一艘參加此役。此一聯合艦隊中最引人注意的，也是歷史上首次參戰的日本水上飛機母艦「若宮丸」，此艦原為一艘五千七百八十噸貨船，經改裝，除在前後貨艙甲板上加裝墊板及繫機鎖栓，並架設伸縮活動式鋼架帆布機棚，利用原船之起卸吊桿，施放及回收在艦上所搭載的水機。此艦載有四架法製七十四馬力之毛理斯·法曼——一九一二年式水機，由金子養三少佐率領指揮。由於連日以來，青島外海海相不佳，未能出動參戰。

九月二日，另部日軍在山東半島北部龍口登陸，除攻占膠濟鐵路沿線車站外，並在龍口修築機場，以備陸軍飛機進駐。九月五日，青島海面風暴稍歇，日本水機首次出動轟炸青島九號砲臺，投下經改裝之十四磅及四十五磅加裝尾翅砲彈數十枚，雖造成地面損失不大，但炸彈落下時之呼嘯聲，使人產生恐懼及震撼。次日復再出擊，遭遇地面砲火猛烈射擊，但受創輕微。十日天氣轉晴，日機轉向轟炸機場，並對跑道及機棚投彈三枚均未命中，僅有華工數人受傷，所受傷害並非來自日機，實乃德軍砲火對空射擊日機時，所落下之彈頭及碎片所傷。

為了鴿式機之安全，普氏特在對面山崖下挖掘山洞停放此機，另以竹、木及帆布製成誘餌假機數架，每日轉換停放地點，誘使敵機誤炸。此外，針對來襲日機之防空砲火射擊效果不彰問題，特邀集工程師、海軍及砲兵官員們，集思研製射控儀器，但試用效果不甚理想。九月十三日，普氏執行晨間偵巡例行任務，在膠濟鐵路線上之平度車站發現日軍地面部隊，於是降低高度進行確認偵察。未料，日軍集體以步槍

對空射擊，雖中數彈，未及要害，安全返回。十八

日再次出巡，在嶗山灣發現大批日軍登陸，估計兵力約兩萬八千人，補給品數以噸計，以及戰馬兩百九十四匹，攻城大砲一百四十門。原防守海岸灘頭之七百德軍已迅速後撤。此役中，由英國南威爾斯邊防軍所派出的一个象徵旅約一千兩百人，受命於日本派遣軍總司令神尾中將麾下，此為在近代歷史中首次歐洲軍隊置於亞洲將領指揮之下，隨同日軍登陸；同行的還有四架日本陸軍航空小隊與海軍使用同形的毛式陸機，及一架一百匹馬力，性能較毛式機為優的法製紐波特Nieuport式單翼機，在有川中佐帶領下進駐龍口機場，此處距青島僅有三分鐘飛行里程。抵達後，立派三架毛式陸機出擊青島，轟炸德艦，支援登陸部隊。據戰報宣稱：炸彈全部命中敵艦或在近旁爆炸，出擊飛機全部安返。但事後德方及美國戰地記者報導：德艦受創係來自陸上及海面砲火所傷，與日機空襲無關。

正值登陸日軍集結部署之際，雙方空中行動迄未稍停。來自德國特種地為普氏所製之一種新式炸彈，專為殺傷人馬之用，普氏曾以此彈投擲於英軍帳篷營區，但未爆炸，旋又用以攻擊日軍指揮所，雖引起大火，但戰果不詳。九月三十日，日方水上飛機母艦若宮丸觸雷受傷，停泊在一處小島旁，其所載之水上飛機早在數日前飛往嶗山灣一處日軍新闢之沙子口水上基地駐紮。普氏仍持續其例行之偵巡任務，並曾轟炸一艘日方無武裝之修理艦，惜未命中。

回溯到九月二十八日，日方

一架毛式陸機在青島上空與

鴿式機相遇，雙方互以

手槍攻擊，普氏發彈

三十發後，毛式機

失控墜落。日方

戰報宣稱：毛

式陸機一架失

事墜毀，飛行

員殞命，顯係

隱瞞戰情。普



在砲彈後方加裝尾翅之改裝炸彈。

青島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在青島
上遭普氏所駕之毛式飛機擊落
之日陸軍之毛式飛機。



氏曾受令為保全實力，避免與敵機交戰，因之未加聲張。此後，日機出動均成隊飛行。

此一「一人空軍」深令日方困擾。就雙方兵力而言，日方占有絕對優勢，但就鴿式機相對於毛式機對抗纏鬥，則過於靈敏難予捕捉。雖在毛式機上架設機砲及配備手榴彈等武器，亦難奏效。最後，冀以艦砲轟擊機場，使其無法出動。無奈因機場地處要塞，岸砲威力強大，軍艦難以接近，是以仍藉飛機持續轟炸，前後計派機四十九架次，投彈多達一百九十九枚。據回報直接命中目標八次，可能命中十六次，但事實上這些戰果均為餌機所愚。雖然跑道迭遭破壞，但普氏可藉海軍繩索拋彈助飛方式起飛，無礙其出動。因此迫使陸軍啓用紐式新機助戰。

十月二日，普氏完成任務歸航時，遭遇武裝毛式機兩架及紐式新機聯袂攔截，普氏藉鴿式之靈活特性，及其本人之高超操作技巧，輕易甩脫敵機追逐，竄入雲中，迫使日機無功而返。普氏座機僅配手槍，偵察設備也僅有紙、筆及地圖而已；反觀日機，不僅配置武器，其偵察設備除空用偵察照相機、附底片投擲裝置、通信專用之雙向無線電設備，以及情報傳遞通信筒等，以上戰情均可直達神尾中將指揮部，在此實力懸殊情況下，普氏單機奮戰，無所不能，其傲人戰績，可謂空前。

由於戰情日趨惡化，青島當局下令，船艦自沈、破壞船塢及不必要之軍事設備。十月三十一日，為日皇明治生日，晨間六時，全體日軍高呼天皇萬歲，所有一百四十門大砲齊鳴，響聲震耳長達數分鐘之久。然後以十及十二英吋口徑砲彈射向德軍陣地，油庫被炸，發生大火，燃油流往居民住區，造成百人死亡，千人受傷。復加日、英艦艦近距離砲擊，水廠、電廠均遭破壞。當夜起，日軍換用高殺傷力砲彈，意欲阻守軍移動。此一連續轟擊長達八天之久，奇蹟似的，守軍傷亡不大。並非日軍技術不精，實因日製砲彈品質粗劣，啞彈約占總數四分之一。十一月五日，普氏受令將其克難自製之雙翼水上偵察飛機銷毀。此機緣起自普氏受令暫行停飛任務之際，他利用四個月前，同僚慕試飛失事的那架鴿式機上取下可修復及堪用零件，邀同修護人員，拼湊試製此機，以備不時之需。未料突接此令，想係戰局無法挽回，上級將有重要任務指派。

此時三架日機低飛青島市區，散發傳單勸阻德人不要破壞任何設施及盡速投降。當天下午，普氏被傳喚至司令部，總督命其攜帶作戰日記及重要文件，在此城陷落之前飛離。次日凌晨，鴿式機已升火待發，機場滿布未爆彈及彈坑，非常危險。普氏與四位助手及愛犬道別後，爬進座艙，水手們繫拉飛機拋繩索，他加足馬力，瞬間釋放繩索，鴿式機如箭般騰空而起，到達一百五十英尺高度時開始轉彎，突然間，一枚砲彈迎空而來，所幸僅在左翼上造成一個拳頭般大的孔洞，無礙飛行。此刻，他在九號砲臺上空向左急轉攀升，獲得高度後，地面已無法找到他的蹤影。按鴿式機外部均以無色蒙布包覆，在遠距或高空飛行時，匿蹤性特佳之故也。他大膽的飛越滿布敵艦的上空，成功地飛出危城。

普氏目的地為江蘇海州（今連雲港市），在青島南方約一百五十英里。他降落在城外一處泥濘空地，下機後，為當地一位美國傳教士毛根夫婦接待並共進早餐。普氏精通英語，道出逃出經過。稍後會見我國官員，雖受監督但仍享優待，旋換著便服

，並繳交隨身配槍。幾天後，他將飛機上發動機拆下，送給一位監護他的官員，然後將飛機焚毀。

十一月六日，日軍大舉進攻，德軍奮力抵抗，當彈藥告罄時，自行將砲炸毀。晨六時，德軍防線崩潰，棄械投降。時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此役，德軍戰死一百九十九人，受傷兩百九十四人；日、英聯軍方面，最初報導傷亡約在一萬兩千人左右，但稍後正式公報時大幅修正降低，其中英軍陣亡十五人，受傷六十五人。艦隊因觸雷及遭受砲擊，共損失六艘；但其發射艦砲多達兩千七百餘枚，僅擊毀德軍火砲射擊觀測站一處，及兩百八十公釐口徑海岸砲臺一座。陸軍方面發射砲彈三十五萬餘枚，與其所獲之有限戰果不成比例。

反觀此役中，德軍防禦戰術發揮盡致，尤以「一人空軍」所表現，更是可圈可點。縱使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日本大膽使用空軍攻擊船艦及地面目標，提供他後來的軍事冒險。證諸在侵略我國及掀起二次大戰之初期勝利，莫不寄託於空優是賴。

普氏離開海州解往南京途中，趁隙逃往上海，初以偽造之文件登記，欲搭美輪蒙古利亞號前往美國。後來卻執瑞士假護照登上義輪轉往德國，不料在直布羅陀被捕，以逃亡戰俘名義押往英國拘禁。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他與少數戰俘成功地越獄逃出，偷渡荷蘭，輾轉返國。他的全部作戰及逃亡經過，經由英國報紙登載披露。德皇聞訊後，特予召見，並頒賜他一、二級鐵十字勳章，且擢升少校，授職於拉脫維亞首府里加市郊之利色海軍基地指揮官。他在那裡結婚，並育有一子。

戰後，應阿根廷、智利兩國政府聘請，搭乘一艘僅有四十九英尺長之探險雙桅帆船，航行了九千兩百英里，到達南美洲南部尖端，近南極極地之合恩角。在那裡等候一艘歐洲運載一架德製亨克爾式He 111型，取名「青島號」的雙翼水上飛機之貨輪。貨輪抵達後，即與押運該機前來的夥伴就地組裝，用來探勘及測量阿、智兩國南端未定的國界疆域。普氏是飛越南美大陸、泰拉、笛耳福哥處女地之第一人。一九三一年元月二十八日，他與夥伴在空中作業時，不意飛機發生故障墜毀，雙雙身亡。